

朝花夕拾

西山的深秋

◎紫翎

对于西山，总有一种莫名的惦念，一年四季不去个七八次，总觉得日子过得恹恹的，少了许多乐趣。风里雨里大雪里，都留下了我驻足的脚印、徘徊的身影。

深秋里行走西山，驻足山峦之巅，沐浴习习山风，层层叠叠的梯田里，麦苗刚刚萌发，看着田间铺排开的嫩苗，翠翠的绿，如怀抱婴儿般，我心都要融化了。山坡之上傲立着的松柏，傲骨雄姿，仪态万千，屹立在这群山之中、阡陌之上，狠狠地阐释了“孤独寂寞冷”的韵味。松柏在我眼里绝对堪称西山里一道独特风景，千百年来，默默地守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田一地、一山一石，守望归家的乡亲们。

熟了黄豆地里，残枝败叶呈现出色彩缤纷的画面，绿色、黄色、褐色，相互

映衬，有点好看呢。豆荚里探出头的豆子都要掉出来了，黄灿灿的，惹得我们一行人手痒痒，真想摘几颗揣兜里。收获后的玉米地里，秸秆上残存的片片枯叶在风中起舞，努力与冷风抗争，似乎心有不甘，不愿作别这深秋的旷野。田埂边、小路上、崖畔上，野菊花很任性，遍地撒欢，黄的、紫的、白的、粉的、粉紫的，如点点繁星，坠入田野，你拥我挤，一堆堆、一簇簇、一排排，恣肆怒放在这深秋的旷野里。

西山里的深秋，除了松柏，数柿子树最耀眼，此时树叶飘零，即将落尽，树干色如墨宝，姿态婀娜。红彤彤的火罐柿子如小灯笼，密密匝匝挂在树梢，引诱着喜鹊、乌鸦、麻雀等飞禽前来觅食。柿子树遍布房前屋后，田埂埂、土圪塔、崖畔畔，田间地头，

处处都是。

西山里的乡村公路，也是一道风景，弯弯曲曲，绕梁而行，如银蛇盘旋，在错落有致的梯田间，在起伏的山峦间，在高高低低的山梁上，逶迤着伸向大山深处。

西山的深秋是火红的。红枫大道已经成了宝鸡人的网红打卡地。十月底的红枫大道成了色彩的海洋，如龙的车，如织的游人，老老少少，相互搀扶，来来往往，徜徉在这近20公里的乡村公路上。两排红枫以绰约的风姿，端庄地站立道路两边，招呼着远道而来的客人们。忽而一阵萧萧冷风吹过，片片红叶簌簌而落，如雨而下，落在了游人的肩头、车顶、脚下，也印在了游人们的心田，让游人们乐而忘返，尽情欢呼。

行走在村落里，农户院墙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

苞谷棒子，房檐下一串串火红的辣椒，一筐筐花椒，院子里晾晒着的黄豆秸秆，院墙下堆着柴胡杆，劈好的柴火，有序摆放着的锄头、铁锹，院子外停放的农用车等等，无声地诉说着主人的勤劳。脚步声引来了看门狗，追着我们不停地汪汪叫。几只老母鸡漫不经心地草地里，尖尖的嘴巴不停地啄着，一下又一下。

行走在深秋的西山，嗅着菊花的芬芳，闻着泥土的清香，一路疾走，聆听鸟雀的欢叫，目睹牛羊的悠闲，看炊烟袅袅，看小儿无邪，一晃大半天的光景就没了。

驻足山梁最高处，极目远眺，古诗“重重叠叠山，曲曲环环路，高下下下树，叮叮咚咚泉……”回响耳畔，我一度固执地认为作者是来过西山的。此刻，山雨欲来，雾霭沉沉，层峦叠嶂，影影绰绰，公路蜿蜒绵亘，梯田错落，绿毯盈盈充满了丰收的喜悦，孕育着生命的希望，洋溢着日子红火。

初雪印象

◎乔曼

这场雪下得可真不寻常。

推开餐厅大门的一刹那，便是铺天盖地的雪花向我席卷而来。不过一顿饭工夫，外面早已着上了银装。虽是北方人，但于许久未见雪的我而言，也是颇为欢喜。霜雪仿佛是冬永恒的浪漫，纯白的天地如一幅待涂染的画纸——吊着冰挂的梢头，被雪覆盖的小道，抑或是来往匆匆的行人，各式的情愫都能在其中安放。我从台阶一跃而下，尽情徜徉在雪的海洋。片片雪花簇拥着我，亲吻着我的发梢、指尖，我竟忘却了寒风的凛冽。忽地，一片雪花落在我的指尖，在路灯的映照下，以她特有的棱角，晶莹发光。在她那转瞬即逝的生命里，我算是第一个见证者。那雪花竟比我想象的还要小些，却生得极为精致，好像她们生来就是为了装点这人间的似的。

雪花无非两种归宿，一种是落到有温度的地方，一触即化；一种则是落到她们“宜居”的地方，久存再化。而两种归宿都难逃她们终将消逝的结局。不知是不是风吹的缘故，我眼角不经意间蓄满了泪水，明明生来是那样高贵、纯洁，消逝时却那样悄无声息，无人问津。

“雪飞雪落雪满天”，片片雪花以直线的方向直冲地面，她们像高贵的芭蕾舞者，一曲又一曲地谱写着生命的乐章。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这时，我仿佛明白了她们的执着与追求……

那夜，冰雪襟怀，琉璃世界，夜气清如许，独我久久不能入眠。

翌日，看雪心切，我便早早

起床，想独赴昨夜的雪之约。

她果真没有辜负我。整个天地都被白色裹挟着，什么都被掩盖了，天和地之间，已经没有了空间。万物好像都长高三厘米——长粗了的树干，变宽了的长椅，抑或是加厚了的草地。雪果然是位有品位的装饰者，点缀万物时也不忘露出它们原本的色彩，这样红、白、绿相间，倒显得更有意境了。

漫步于小道间悠悠凝望时，尽头一抹抹橙色闯入我的眼帘。遥遥看去，她们似乎拿着扫帚，清扫着什么。初雪的晨间，天才微微亮，远处还有几颗星子闪烁，在小道尽头路灯的照射下，团团雾气零星闪现，凡橙色身影所到之处，皆现出小道原本的模样。这才发觉，路中的积雪早已整整齐齐地堆到两边，我才能在这漫天雪地里行稳至此。走近时，她们早已完工，那一抹抹橙色也所剩无几了。

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时间，七点一刻，这条并不短的林荫小路早已成为坦途，而八点钟的行人是断然看不到这一切的。她们如同雪花般，无声地来，又悄悄地去，临走之时还不忘留下她们的“礼物”，我眼角忽又闪起点点星光……

雪花于无声中粉饰人间，清洁工于无声中清扫人间。原来“万物皆有灵性”是这般美妙的含义，那是雪花与清洁工默契的约定，那是她们爱的传递。

素雪覆金裳，人间又一幕。何其有幸，于这一幕中观初雪，赏橙光。我小心翼翼地踱步过小道，望着满是雪花的世界，嘴角浮起一抹微笑，我知道，那是我们的约定，独属于我们三个的约定！

烟迷蒹葭数叠山

◎张雅

阳光慵懒地透过层层云雾洒到玻璃窗上，橙黄的光挑开我惺忪的睡眼。天气真好，看来今天游街岭的计划能实现了，我兴奋得一骨碌爬起来，匆匆梳洗一番，就如约和“驴友”们会合出发了。

我们笑着闹着，被沿途的风景吸引着；道旁的黄杨景观树，叶子已经紫红，田里的玉米秸秆还倔强地在风中挺立着，叶子随风“沙沙”摇曳。我忽然联想起前几天看过的电影《长津湖》，在狼林山脉中一动不动埋伏的志愿军战士，在极寒的山谷砾石里伪装成尸体，却仍逃不脱美军战机的轰炸，想到这里，

我的眼泪不由得涌出眼眶。志愿军战士，是我们最可爱的英雄，他们用牺牲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，眼前寒风中的树木、庄稼、花草，不也在用它们的牺牲迎来春天的欣欣

向荣吗？它们是自然界的英雄，我们应该热爱它们，敬畏它们！

“快来呀！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！”杨姐的呼唤惊醒了我的冥想。抬眼看时，眼前一座雄伟的钢架铁链桥，如同横卧云空的钢铁长虹，那造型，那气势，让人想到渭河上新架起的陆港大桥。桥面是整块钢板铺就，走上去“砰砰”作响，桥的两旁是大铁链子护体，于是便出现“长虹卧波，不啻何虹”的雄伟景观。怪不得大家要在这里合影！

最让人陶醉的，当数塘口一线湿地里一片一片的芦苇丛，扬着芦花，风姿绰约，像一排排素妆敛容的女子，要去参加选美大赛似的，屏气凝神，却又极尽婀娜之姿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怪不得古人要将蒹葭比作伊人，这蒹葭可不就是翩翩起舞的美人么？蒹葭即芦苇，飘零

之物，随风而荡，传说是离爱情最近的草。米芾有诗云“蒹葭风外烟笼柳，数叠遥山眉黛秀”，此刻，多么应景啊！此刻阳光朦胧，似照非照，远处山峦层层叠叠，在这猎猎寒风里，有这样一丛丛迎风而立的蒹葭，我觉得也像古诗里所描绘的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的将士，慷慨激昂，刚柔并济。

拍摄着旋转大风车，捕捉着小路弯弯，欣赏着蒹葭苍苍，二十公里远的街岭，倏忽间就出现在我们的镜头里。又是一阵欢呼雀跃，我们合影、欢跳、做游戏，一群老顽童开心得如同意气风发的少年。

原本以为，大冷天出游不会很顺利，可是顾虑重重地融入自然中时才发现，烟迷蒹葭数叠山的美景如此让人陶醉。快乐原来也如此简单：只需要你参与，只需你用心，一切美好就会翩然而至。

流星，像智者的理性思想，让人清醒。

我深深地热爱三楼，这种情结难于解释。每次走到三楼，依栏而立，心情特别柔软，思想异常丰富，有一种遥远的不可言说的感动、感知。三楼是快乐的，一种心灵的和解，这可能都归功于三楼有储物间、有书房、有净室、有精神的傍依。

暑天先生拿上来三个打火机，一个竖立蹲在墙角，一个在桌面，一个放在纸杯子里。担心三楼暑期温度过高，会爆，所以分开放。有几回没有火，先生总是从一楼送上火来，所以他一次买回好几个打火机。

打开打火机，开大一点气门，红色的火焰蓦地蹿起。第一次发现，火焰这么美，在黑暗中。远方的寒星也跳着呼应。

宝鸡的雪夜

◎牧童

宝鸡的夜是那样的寂静，静得引来一场雪飘落在渭水两岸苍茫的原野。这是季节给予我们初冬的圣洁，是我们和雪一样洁白的心灵的期盼。

雪是冬的意象，是这个季节特有的风景，是冬的灵魂。

雪花纷纷扬扬，如寻梦的蝴蝶，漫天飞舞着。雪以博大的胸襟，包裹着秦岭北麓的原野大地。

今夜的雪落在记忆深处，落在我如诗的岁月里。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今夜的雪，让我思念故乡，思念秦岭东脉伏牛山麓里那遥远的村庄。相比此刻，村庄里的房屋、院落，还有那挂满了童年趣事的柿树和枣树，都已在漫卷的雪花中披上了雪白的外衣。啊，那是何等壮美的意境，是何等的令我心驰神往……

我渴望这样的雪天，因为我可以在这样的雪天里仰望来年的喜悦，然后以雪花做背景，以滴落的檐水为音乐，围坐在老屋的火塘，暖一壶酒，与父母、哥哥、姐姐、姐夫相谈甚

欢，啜笑酌饮。

故乡的雪夜有牛铃摇响的歌谣。被雪覆盖的田园中，有麦苗和雪亲切的耳语。绽放在父亲脸上的笑容，是通向来年丰收的希望。

倏然惊醒间，雪落在我挂满泪水的脸上，更落在眼前的城市，今夜的雪花将成这座城市的明天的雪景，今夜的雪花将带给这座城市的人们欣喜和美好。我独自站在渭河河堤上，渭河南岸的秦岭是那样的巍峨雄浑，突然让我明白了该怎样读懂这座城市的博大和朴素，该怎样领悟这座城市雪夜里雪花纯净的语言和无私的品格。

宝鸡的雪夜啊，该有多少人倾听着天空飘洒的言语，多少诗情画意的人升腾起灵感的火焰，澎湃着艺术的激情，吟唱出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壮美；该有多少跃跃欲试的画家画出雪的洁白，多少流淌的琴声迎接着冬的来临，多少爱雪的人借着飞舞的雪花传递对人生的祝福……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zxks@163.com

秋寒

◎青鸟

一觉睡到暮色降临，雨点，似乎又飘起。胃酸胀，从抽屉取出去年的药来，那是咀嚼吃的。喝了点热开水，身体似乎有了精神。不打算写东西，眼睛和思想都需要休息需要调整。

今天气温7摄氏度，朋友圈有人发出感叹，这是秋天还是冬天？我爱于冷秋，又困于冷秋。深深喜爱这种悲凉的温情的英雄主义，就像喜爱古代人物中的项羽，这种冰凉又冰透我的肌肤，深深刺激颈椎，脊背寒凉，无端生出许多不适。

冷秋夜里的老街，就剩下路灯和树影，街面白亮。突然想吃泡面，不远处的超市

灯还亮着，夜里九点了，应该快打烊了。我快速跑过去，发现守门人正在拉大门，工作人员已经下班。扭头向东，又从西冲向东。东西通畅的夜风和我比肩，冷得一激灵，倒刺激了某一种兴奋感。哦，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我和君像风一样嘻嘻哈哈冲向小卖部，也是买吃的。今夜，谁又愿与我一起没心没肺地在大街上疯。这种念头只是一瞬间，我自己已兴奋，手持着两包方便面，喜悦地、独自地大步朝家的方向跑。我想跑，我想跑啊，在想吼，吼一声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，往前走，莫回呀

头——”但不敢，街面都是几十年老街坊，以为我又犯傻了。

由于连阴雨，几天没有上三楼了，三楼有去年端午节采摘的艾草，泡脚的木桶也已收拾妥当随时可以用了。也该从储物间取出过冬的衣物。那件薄一点的黑色雪袍正合适。

静静地靠在不锈钢与大理石镶合的方桌上，向西远眺。灰蓝的暮色把世界包裹起来，夜色用宽阔绵大的胸膛拥抱人间，人间在他的手指间如芝麻粒，所有的失意、牢骚、迷幻都被卸甲，在夜色中安歇。夜风凌厉，秋天的风日渐锋利，像滑过的